

精神就是精神的事

——语言、精神与生活悖反

毛喻原 著

重庆出版社

在我看来，有一种东西几乎已无法得到克服
消除和缓减。似乎物性的瘴气太重
精神的迷雾太浓
人们太热衷于这个世界的物
这个世界的形
而对这个世界的理
这个世界的因
这个世界的何以和为何却弃而不顾
对于本该解决而一直又没有解决的问题
自以为已经一次性地得到了清算
而对那些本不应该过多去纠缠的事情
则又表现出
一种令人费解的着迷和痴狂
随时都有证词
到处都有事实塞人耳目
基于这样的事实
为了作出某种校正和调衡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再次提及
精神的事归精神，物质的事归物质
这一柏拉图式的命题

在我看来，有一种东西几乎已无法得到克服
消除和缓减。似乎物性的瘴气太重
精神的迷雾太浓
人们太热衷于这个世界的物
这个世界的形
而对这个世界的理
这个世界的因
这个世界的何以和为何却弃而不顾
对于本该解决而一直又没有解决的问题
自以为已经一次性地得到了清算
而对那些本不应该过多去纠缠的事情
则又表现出
一种令人费解的着迷和痴狂
随时都有证词
到处都有事实塞人耳目
基于这样的事实
为了作出某种校正和调衡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再次提及
精神的事归精神，物质的事归物质
这一柏拉图式的命题

精神就是精神的事

毛喻原 著



作者简介

毛喻原，男，1956年6月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市，大学本科。先后任教于中国农业大学、四川函授大学、西南计算机工程讲习院、桂林教育学院。曾任《文化学词典》副主编，先后翻译出版有《英美现当代诗选》、《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基督教精神史》、《美国大政府的兴起》、《普拉丝诗选》、《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等。编著出版有《大学语言学辅导教材》、《比尔·盖茨传》、《索罗斯传》等。自撰作品有《永恒的孤岛》、《梦幻的大陆》、《爱情书》、《论汉语》、《爱情的倒影》、《疾病的哲学》等。现供职于中国中小企业投资有限公司。居住北京。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神就是精神的事 / 毛喻原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5

ISBN 7-5366-7117-2

I . 精... II . 毛... III .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8058 号

精神就是精神的事

著者 毛喻原

责任编辑 戴前锋

封面设计 戴前锋 未 山

出版 重庆出版社

发行 重庆出版社书林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营销策划 高 岭 翟 敏

宣传推广 陈 浩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4.375

印刷 重庆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邮购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编 400016

印数 1-4000 册

ISBN 7-5366-7117-2/1 · 1276

定价 23.00 元

市场策划：高 岭 瞿 敏
宣传推广：陈 浩

白蓝

策划编辑：戴前锋

策 划 人：岛 子 查常平 牟 群 彭逸林 张奇开
俞 可 毛喻原 王 康 黄 珂 旺忘望
唐晓渡 陈小明 李苏友 柏 雨

锁定“红白蓝”

色彩之于心灵、情感、精神远比之于视觉辨识、科技应用更为古老和可靠。早在创世之初，上苍以七色彩虹与人立约的那一刻，色彩就被注定为人类魂的诉求而成为一切文化艺术的普遍通感。正如艺术话语中的“色彩冷暖”，是情绪趋向与色彩感悟的同构——一种可以会意的精神基调。

在此意义上，我们锁定“红白蓝”三色，分别与“实验、艺术思想”三个系列文本相观照，奉献“红白蓝图文丛书系列”。

红：中国当代文化实验文本系列

红色，象征着前卫、革命、浪漫、进取、创新……

该系列因其文体的实验性、革命性、理念的前卫性、颠覆性，故称“红色系列”。全书用红色系包装设计。

该系列力求在图文丛书的流行趋势中作深层次突破，使之成为此类图书中的经典之作。全书采用文体杂糅、图文互动的实验性话语方式，针对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现象、文化事件、社会思潮、精神观念等，作多维度对话和个性化独白。

白：视觉文化图文系列

白色，象征着虚无、纯粹、原创……

该系列以传统艺术、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的原创性作品和艺术思潮为话语对象，对其个案和现象进行全新的原创性理论观照，在创作与学理之间开启情与思的互动渠道。因其原创、纯粹等特征，故称“白色系列”。全书用白色系包装设计。

蓝：人类思想读本系列

蓝色，象征着天宇、思想、理性……

该系列因其深邃的思想、高度的理性而冠之“蓝色系列”。全书用蓝色系包装设计。

该系列主要以普及性研究读本的形式，将不同时期的人类思想成果、思想家及研究现状提供给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大学生读者。旨在提高读者文、史、哲方面的综合素养，帮助读者在当今全球化大潮中确认人类文明和世界普世价值。

“红白蓝”将引领读者多彩的人生。

“红白蓝”将成为文化的整体识别符号。

编 者

编者圈点

作者毛喻原，一个自我放逐、自我边缘化的北漂者；一个为思想而思想的精神创业者；一个在关涉天下、人生问题上绝不认同“相对主义”而非此即彼的惟一论者；一个在四顾苍茫中徒步于在与不在之间，执意要去赴一个美丽之约的夜行人；一个孤独的自由撰稿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多年前，他那本几十万字的精神随笔《永恒的孤岛》在南来北往的列车上让许多途中的读者谙熟能诵，多年后，这本随笔在国内两家出版社相继出版。

精神、物质，是构成我们赖以生存的二元世界，这个世界的和谐与否，决定着我们此在的况味和水准。作者面对现代生活中的某些拜物弃道，礼崩乐坏的现象，感到生活中的二元性严重失衡，他有些坐不住了。矫过正方能直，他坚决站在精神一边，用他在书里《渴望正常》一文中的话讲：仅为了“正常”，我们爬也要爬到这个位置。于是疾笔奋书，写下《精神就是精神的事》43个华章篇什。

他才思奔涌，目光如炬，用绝对精神化的语言来收拾凋敝的精神故乡；用诗一般的笔调去重建“信望爱”的家园。在他的笔下，语言、文字不再是表达情思的物质外壳，而直接就是与精神同构同质的精神产品。它的唯美、它的圣洁、它的崇高、它的永恒，无疑是对我们生活的一次有效蒸馏，给“纯净”提供了一次呈现的机会。正如他的一位精神挚友所言：他对精神生活的向往与讴歌，令人联想到美国大思想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的哲思。

一个纯粹的思想者

——《精神就是精神的事》序

刘刚

精神，本来不言自明，可老毛一强调，它就凸现出来，让我们领略其存在，或领略其另一层面的存在。

“精神就是精神的事”，这是“精神”的自我肯定和回归，它有点像鲁迅说的：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秋风起了，冬天来了，枯叶落尽，于是，露出树的本质和风骨。

老毛，宛如枣树，在寒风中，孤独的屹立，精神直刺着天空，默默如铁。

神秘而深邃的天空，在引诱他，诱他离开大地，到天空去流浪，作云中的漫步。天上有云锦，五彩缤纷；天上有太阳，光芒万丈。可老毛的躯体，插入土壤，在大地里生根，化为树，如火如荼的树。它的枝和干，一齐向着天空生长，倔强地，把一个新的至圣传说，写在天空的书页里。

在老毛的记忆里，有一条小路，拖着泥泞，从凄风苦雨里伸出来，一直伸到路的尽头。在路的尽头就有一株树。那是古樟树，还是大榕树？他已记不清了，朦胧中、有点像枣树。

仿佛有鲜红的果实缀满枝头，每一粒果实都向他微笑，他也在笑。小路，在笑容里灿烂起来。

花儿星星点点，开在路两旁；树儿拥抱着，像拱门一样。踏着芬芳的泥土，向前走去，一路上，洒满了阳光。阳光牵着他的手，牵着他刚刚萌芽的念头——自由，一边走，一边笑。

终于，他走到了路的尽头，看到了那棵树。树那么大，应有尽有，一棵树就是一座伊甸园。

远远望去，它光芒四射，辉煌无限。生活的现实，渐行渐远，经由天堂之门，化作富饶的天空。

有时，他的精神之树立于山崖，那自由欠伸的枝干，伸展开来，确实很潇洒。它的身后，列了一排灵魂的标志。灵魂，从这里排队进入天堂，时间的锥子，穿透了永恒之墙。

他昂起了头，精神在翘望，从黎明的晨曦，他就开始了游吟，一直吟到黄昏。在黄昏的歌剧里，他吼出了我的太阳，于无声处，时间的秀发，随着思想飞扬。飞呀，飞，思想之飞丝，飞向形而上学；飘呀，飘，精神也飘柔，飘向美的王国；听，从寒冷的晨曦里，传来了春天的箫声……

箫声从天空降落，降落在他梦里，化出一个美丽的花环，花环里，坐落着碧蓝的梦中湖。

湖的中心，有一座小岛，那是他的王国，他隐居在那里，像个哲人王。规划“人的五大关系”，建立“世界三大色区”，探讨“人性之三商”，参悟“上苍之道——句法”，发现“爱的起源和构成”。

然后，他打了一个包，美其名曰：《永恒的孤岛》，把梦变成诗化的哲学，出版了。

可他意犹未尽，又把小岛浓缩成一块不翼而飞的石头，石头上开出一朵美丽的鲜花，他再次强调：《精神就是精神的事》，让物欲走开，主义也别来打搅，做一个纯粹的思想者，这就是老毛。

- 1** 精神就是精神的事 Spirit is an Affair of Spirit
- 5** 人生就是去赴一个约 Life is Going for An Appointment
- 7** 人心中的甄别和揆量 Examining and Thinking Over in Heart
- 10** 幸福 Happiness
- 11** 孤岛上的思绪 A Train of Thoughts on An Isolated Island
- 13** 钟声在我沉默的时辰里回响 The Sound of Bell Rings in My Silent Time
- 15** 人在什么“之间”和什么“之中” Man is “Between” and “In”
- 17** 我想在你的光辉里哭泣 I Want to Cry in Your Brilliance
- 20** 谁能理解你? Who Can Understand You?
- 22** 我的奥秘是昭彰的 My Secret is Open
- 24** 人就是意义 Man Means Meaning
- 25** 对终极责任的整体性理解 The Complete Understanding to the Ultimate Duty of Life
- 28** 有谁忘记了什么? Anyone Forgot Something?
- 30** 无“串”时代的挽歌 The Dirge of Time without Contact
- 36** 我对你说, 我听你说 I Say to You, I Listen to You
- 38** 我对你说过 Once I Said to You
- 41** 过去的回忆 the Past Memory
- 44** 魔术师、帽子和小兔子 Magician, Cap and Little Rabbit
- 46** 面孔和表情 Face and Facial Expression
- 48** 渴望“正常” Long for “Normal”
- 51** 关于沉默的二十四个沉思 24 Ponderations on Silence
- 55** 关于黑夜的十二个断想 12 Sudden Ideas about Night



Contents

Contents

生活之可怕的失落 The Fearful Drop of Life	57
现代生活其“外在化”的恐怖威力 The Horrible Power of Modern Life	59
误会 Misunderstand	62
论语言与生活的背反 On the Contrary Between Language and Living	64
问题不是金钱、经济能够解决的 The Problems Can't Be Solved by Money and Economy	66
人之三维——灵、智、情 Three Dimensions of Man: Spirit, Intelligence and Emotion	69
三组重要的观念 Three Sets of Important Concepts	72
“自我”是什么? What's “Ego”?	75
我——一个现实中的神话 I. a Myth in Reality	78
信仰是一种功能 Faith Is a Function	80
我的大学梦——给兰大新生的留言 My Dream for a University	88
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 The First year of the Graduation	92
请倾听斯佩里的声音 Please Listen to R. W. Sperry's Voice	99
我难忘的一本书 A Book Never Forgotten for me	102
关于普拉丝的《气精》On Plath's “Ariel”	104
申博尔斯卡的一首诗 A Poetry by Szymborska	108
读金斯伯格的《嚎叫》有感 Thoughts on Allen Ginsberg's “Howl”	110
《巨变》给我们的启迪 The Enlightenment of “Macro Transformation”	112
人类自由精神的一个寓言——评克尔凯戈尔的《重复》A Fable of the Human's Free Spirit	116
爱的倾述、生的哲学——评法拉奇的《信》The Words of Love, the Philosophy of Life	119
重读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A Review Popper's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124
我的“绘画史”——写在《爱情的倒影》出版之际 My “Painting History”	127

精神就是精神的事

Spirit Is An Affair of Spirit

在此趋利避害的物欲盛世，提出“精神就是精神的事”一说，并非一种人为刻意的标新，一种突发怪思的奇想，也并非一种哗众取宠、别出心裁之举。我始终坚信，这是在告知世人一个基本的事实和简单的道理。

我一直感到在我们生活的当下，有一种东西几乎已无法得到克服、消除和有效地缓减，似乎物性的瘴气太重，思想的迷雾太浓。人们太热衷于、倾心于这个世界的“事”、这个世界的“物”、这个世界的“形”，而对这个世界的“根”、这个世界的“理”、这个世界的“因”，这个世界的何以和为何却弃而不顾，置之不理。对于本该解决而一直又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似乎以为已经一次性地得到了清算，而对那些本不应该过多去纠缠的事情则又表现出一种令人费解的着迷和痴狂。随时都有证词，到处都有事实塞人耳目。人们对有形、物利、具实和近距的追求可以说已达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大有目不忍睹、耳不忍闻、心不忍思之痛感。基于这样的事实，为了作出某种校正和调衡，我觉得我们完全有必要再次提及“精神的事归精神，物质的事归物质”这一古老的柏拉图式的命题，让一种新时代的新理性主义灵光驱散笼罩在尘寰之上的拜物狂热。

但生活中的事实是，人们早已把物质决定一切奉为教条，乃至一种新时代的“登山宝训”。此信条及其演绎的相应观念产品似乎已成一种基始和原质渗入到人们的灵魂，融化在人们的心中。思维和口语言必及物，意念和动态势必归因于物。物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神，成了生活的大限和人们为之倾心趋近的极阈。于是，物质主义的鼓噪，物质至上的张狂就不仅仅是一面生活的旗帜，而更是现实中人们的思想和观念永远也无法逾越的屏障，



是一道永远也通不过去的隘口，一堵弹韧有余、无形但却厚实的黑墙。

可悲的是，人们很乐意在这种物质自我的泥淖中沉溺，在一种堕落的氛围中没完没了地打发生活的时光。殊不知世界上古往今来的一切物质决定，实际上都是被物质决定，被物质所损毁和朽毁，包括人的秉赋、灵性和所有珍贵的思想感情都被圈定在物质的樊笼中。也许，人们的习惯太漫长、太经久、太顽固、太无形、太铺天盖地、太表浅自然地“顺理成章”，以致人们不再去深究其荒诞的内涵和灾难的后果。我一直弄不清楚为何人们会如此固执地笃信这种类似于动物主义的价值立场，难道是人的智力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开发？理性自觉尚未上升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层次？抑或一切都太受制于动物式的条件反射，或受定于一种顽固的原始本能？

对动物而言，也许“物定论”是合理的，因为在动物的虚拟主体和外部世界之间只存在着一种闭合的物性回环，即纯粹条件反射式的反映机制，但对人来说，“物定论”就明显显得不恰当，甚至荒唐了。因为人既是物质的、生理的，更是精神的、灵性的，甚至是超验的、语言的和符号的。不是别的，正是人的物质本性决定了人需要一种超物性的精神性引导，他需要追求一种异于己、同时又高于己的东西。正是这种精神性的东西才能浮载、提拔、牵携、引导和成全一个物质性的人。这就需要在人之外和之上有一种“功能性的假设”、“关键性的虚拟”和“生发性的效素”，以致在现实的人和理想的人之间形成一种参照，滋生一种张力，让人有去处、有奔头、有内在的热情和首肯，最终契合人性的进化和世界最大的善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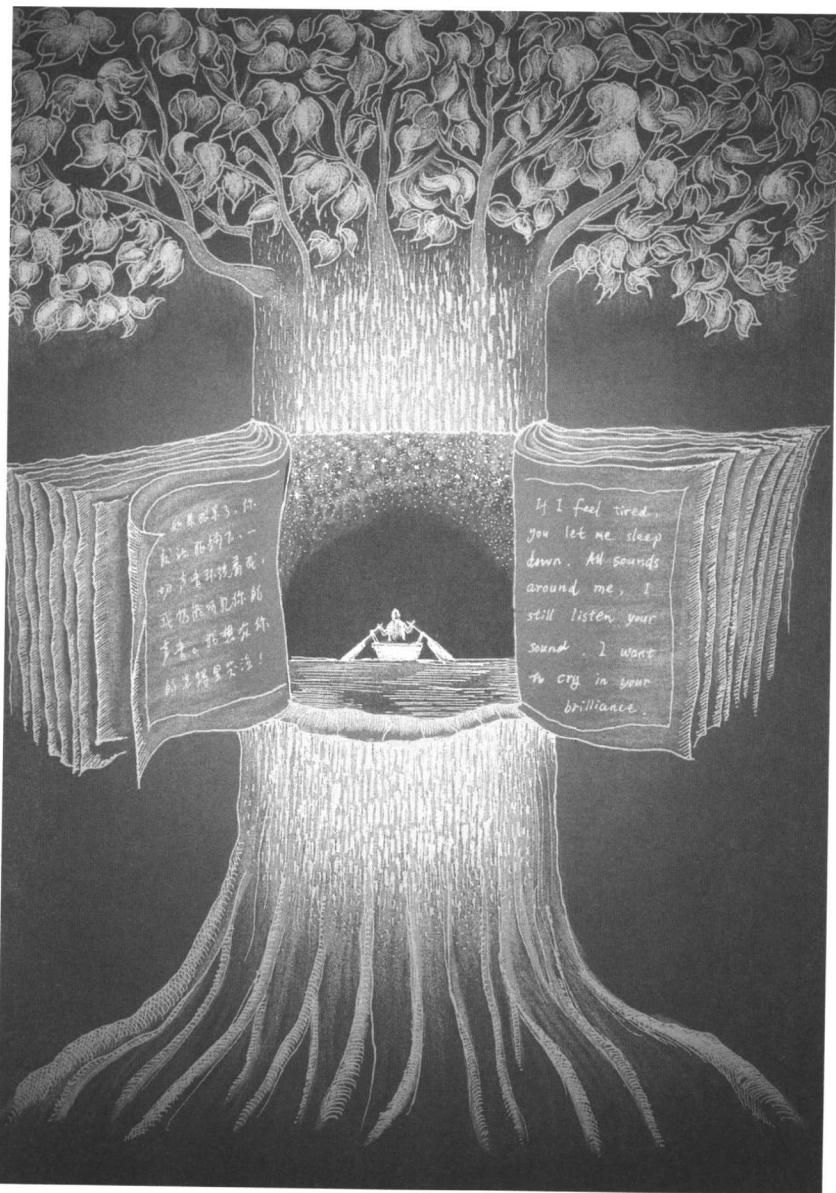
我认为，精神的事就是精神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与物质的因素无甚关联。所谓经济状况、物质条件实际上并不像人们平时所认为的那样与精神的事迹密切相关。在生活的体验中，我倒更乐意认为现实世界中一切物质主义者的困境、贫穷、失败和尴尬都是由人的精神性、思想性因素引导的。精神是精神的事，就像斯蒂芬在《惟一者书》中所说：“我要精神，谁也不



能阻止我不如此这般地精神，惟有我所倾心或否弃的那种精神方能使我激励我的精神，或熄灭我的精神。”前法国司法部长、著名学者、《法兰西病》一书的作者阿兰·佩雷菲特曾有精到的言词：“物质使人物质，精神使人精神。我最好的祈祷乃是每日一早的晨读，直奔桌前，品味人类之书……”恰如数学家的伟大成就一样，人类理智高峰顶点的到达，与物质条件的那种莫须有的苛求毫无关系。在这方面，过去的历史已经提供了确凿无疑的佐证：伟大的希伯莱精神和犹太教信仰几乎发端于远古的贫瘠时代；近乎不朽的希腊艺术其全盛时期并非是物质主义荣耀辉煌的时辰；今日遍布欧洲的近千座大教堂实际上都是修建于人民并不富裕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学理与艺术巨人，近世的音乐和数学天才，他们的成就令人瞩目，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却是贫困潦倒的穷人。

对于那些真正想从事精神事业的人来说，物质的外部条件实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种心性，一种姿态，一种对世界真善的倾心首肯。心性的问题不解决，一切事情就无从谈起，包括物质世界的各项宏伟蓝图和救世大业。因为没有根基和土壤，去谈论美丽的苗圃和参天的大树即使不是荒谬的，也至少是毫无意义的。而心性更多地取决于人之天启、觉悟、智慧、勤思、反省、静读、默念和内修，而不是依赖于物质的多寡和财富的丰乏。如果心性不正，一个人即使读了一百所大学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种学历只能增加一个人的知识或提高他的智能，但并没有解决做事的方向；如果姿态不端，一个人再聪明也等于零，因为这种聪明在没有魂核的情况下也同样可以服务和效忠于人类邪恶的事业，或至少成为邪恶事业不自觉的帮凶。

现在是应该谈论点精神的时候了，因为物性闭郁、物气弥瘴，似乎人们已达到了一个再也走不动的地方，跳跃或转身，反正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契入，或新的垂直式上升。现在是应该来点思想的注恋，提倡一点精神的历程，让精神的事归精神，物质的事归物质，最好是让精神提携物质，赋予物质以某种人性与道义的光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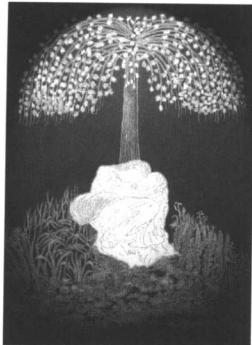
人生就是去赴一个约

Life is Going for An Appointment

人生就是去赴一个约，一次预定，永远忠实于一个伟大的“假设”。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生活始终尚有最后一个欢乐的日子。它是“欢乐的”，但同时又是最后的、惟一的。如此，我们才能从意识或无意识的睡眠中早早醒来，早得足以去赶赴某个启示的早晨，守望某一天，守望我们的每一天，奔向某一个地方。人生就是预先约定去赴一个精彩的约，先设定一个意义，世界一定有万众所归的方向，有万物所汇的聚焦，有值得人心去沉溺的“氛围”，有值得我们去激动的“期许”。我们始终希望到一个我们的“意念”意欲想去的地方，致使我们以及我们所能感知的这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每一天都有可能成为一种新颖。现世的迷乱和极度不均衡仅是我们生命之旅出发的一个起点，而绝非我们的灵魂可依其栖居的家园。因为人总处于一种未然的状态之中。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它都是一个未定其价值身位的未知。也许，它存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去获得一种最具品位的进化方向，就在于某一个趋于更高级存在形态的不断“跃升”的动姿之中。

也许，假设就是暗示了某种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根本就没有的东西，无以证明的东西；暗示了没有既存的生活前定的样式、规格和先在的经验内容；暗示了没有任何一成不变的人生的信条和行为的戒律。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有这一假设，要有这一假设的暗示性意味和派生性功能：生命正直的信仰、意志强健的风格，以及生活上升和前趋的方向。我们必须要有这一假设，因为我们仅仅注重的是这一假设之后的影响、结论和后果，而非它的内容。不过，我们愿意说明，假设的不同，其





对生活的后果是云泥有别的。假设和赴约的秘密，从其根本的意义上讲，并不是要我们去确定世界之先验的有与无、是与否，而是要去强调世界的过程与人生的善恶。在这个本身就“有”的世界上，惟有这种生命展开的过程和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善恶对人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有与无是毋庸置疑的自证。实际上，“有”的问题早就暗含在了人们一切的求证、论说、怀疑和否弃之中。世界之深义大题，重要的不是有，不是无，也不是什么有与无平行同在的言说，更不是什么“无”事先超然于“有无”之上的玄论。重要的是“有”之后，“无”之后……世界为何？人怎样？即是说，世界之大题不是WHAT，而是HOW；不是BEING，而是WHY。在者不知，因为他们只用知中之知来求解知之外的未知，所以，他们无法把心智的视界投在“知”与“未知”的分界上。他们在物中求物，在假设中论假设，在前提中找前提，在目标中寻目标。一句话：在此在世界中，以此在世界蒙蔽此在世界。殊不知，这是在钻永远也走不通的死胡同，在走永世也走不出的尘世迷宫。从某种意义上讲，假设是一种提前的预示和警告。尘世的目标要通过非尘世的路来到达；人的事要通过道之理来加以调衡。我们坚信，在最初的设定和最终的目标之间肯定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什么。而这“什么”是我们纯粹恋尘和迷物的心思难以理解和把握的。难道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还看得太少了吗？直去而不达，热情恰背反。何为“圣设”？圣设就是一次提前的逾越，尔后合理的反弹。但在者不知，何为逾越的飞越之虹？何为反弹的迂回之路？

人心中的甄别和揆量

Examining and Thinking Over in Heart

我们生活中所有独一无二和强大无比的东西，都只能来自于我们内心中的那种专注，来自于我们精神中对生活真理的那种高尚“偏执”和神圣“狂热”，来自于我们对世界所采取的鲜明立场和我们忠实于自己生活道路的那种毫不后悔的思想。只有我们付出了艰辛，我们才有可能在我们的劬劳之余和之隙安享我们的凡常。

你告诉我，除了那样一种努力，生活中再也没有什么更为重要的事物，一切幸福的知觉和惬意的感受都将由它得到保证和享有。每一个人都应该记住：他必须召唤他自己上升到神圣呼唤他的那种高度，上升到人性最高要求的那种高度，朝着一个永恒的目标悄悄迈进。他之所比，不是和别人所做到的和他自己已经做到的，即不是与人，而是与崇高和神圣。尽量地要求我们自己，并不断地提醒。尽管在我们身上，我们都会经常感受到有一种人所不堪的疲惫之情，有那么多灰暗和失意的日子，因为生命中有那么多不可承受之重，但那种比生命还要内在，还要重要的东西却不能中止和断送，绝望中也应该时刻想到：世界上始终存在着一种力量的提升，至爱的圣源。

是啊，对于那些只能从外部来观看世界的人，只从世界之局部和片断来感受和理解世界的人，生活才会是显得杂乱无章的，才会显示出那种所谓的尘世自然性和自然矛盾性。反之，一个高人，一个真者，无论他思想的翅膀飞升到多高的境界，他的双脚走得多远，他都会从容适意，仪态万方。他一旦获得一种异常的能耐，他的精神生活就不会发生丝毫的紊乱，他有的只会是不断去确认和强化一种生命的信念，只不过无需去昭明它罢了。因为他在实际中已“看见”了那种无尽的大全之所有，他早已与存在的本真取得了一种默然的关切，在

他看来，所谓一般的矛盾情结和生活纠葛，那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最多只不过是由一股股生活的浊流所引惹的一些愁绪罢了。你告诉我，只要人有一种垂直的生活，只要他的意识与那种大全的意蕴互为“包容”，那他的天地就会广阔得多，辽远得多。他的意念和生命的意志就会去关照更大的天地。只有横向、平面的人生才注定了是堕落的、无序的，惟有垂直的追求才会给人生带来一种引导性的光明。

人，无疑首先应该上升，其次返还，尔后才扩散。生命中何重何轻，人心中自有一番甄别和揆量。是的，尘世中的烦业，虽然至闹至热，但同时也至暂至轻。请问有谁反省过生活的丧失和沉沦？有谁察觉过它严重的遗忘和省略？没有背景，哪里会构成世界真正的图案？没有精神的水域哪里有浮载物质之岛的可能？鼠目之人只能看见近视的因果，从树叶到树枝，而不见根，不见泥土；驴子的眼睛只能看见撬动石头的那根杠杆，而无视操纵杠杆的那只手，更无视控制手的那副大脑。面对负义忘信的物质追求，一切都风风火火，恶性摇摆，我不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愁苦和悲悯，仿佛那种使人窒息的酵素就是那样均匀地渗合在整个宇宙的氛围中。我无处不知，无时不觉，它就是以这种方式存在着。在我驱车的途中，在凝望和沉思的每一个时刻里，我都能感觉到：我是一个代人思过、替人思索的人。注定了，要以整个生命的身心来作这生活的见证。作一切的见证：爱、苦难和罪孽……，我要让一切都敛聚在心中，发散在语言的揭示里。让人们知道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曾有过何等阴惨的爱情和何等深沉的罪愆，让人知道只有当人得到崇高神圣的引申之时，世界才能得到真正人性的回归。